



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九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纂

刑七

守正

周

秦

漢

後漢

隋

大唐

周代晉悼公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

行陣次也

魏絳戮其僕

僕御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

辱如之必殺魏絳言終絳至授僕人書

僕人晉侯僕御

日日君

乏使使臣斯司馬

斯此也

臣聞師眾以順為武

順莫敢違

軍事

有死無犯為敬

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

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

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

罪懼自犯不武

不敢致訓至於用越

用越斬揚干之僕也

臣之罪

重請歸死於司寇

致死於司寇使戮也

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

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

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

聽絳死為重過

晉侯以魏絳為

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羣臣旅會今欲明絳故為

特設禮會

○秦商鞅著刑名書大畧曰晉文將欲明刑於是

合諸卿大夫於冀宮顛頡後至吏請其罪遂斷顛頡之

脊人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脊以徇而況於我乎乃

無犯禁者晉國大治昔周公誅管叔放蔡叔流霍叔曰

犯禁者也天下皆曰親屬昆弟有過不違而況疎遠乎

故外不用甲兵於天下內不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內治  
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漢文帝嘗行中渭橋有  
一人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蹕過走出乘輿馬驚廷尉張  
釋之奏犯蹕當罰金帝怒曰賴吾馬和柔他馬已傷敗  
我廷尉乃罰金耶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且  
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旣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  
爲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是法不信於民也帝良久  
曰廷尉當是後有盜高廟坐前玉環釋之奏當棄市帝  
大怒曰此人無道吾欲族之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恭  
承宗廟意也釋之曰議法者以逆順爲本今盜宗廟器

而族之假令愚人取長陵一抔土

抔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不忍言毀徹故云

取士

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議曰釋之爲理官

時無冤人綿歷千祀至今歸美所云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廷尉天下之平若爲之輕重是法不信於民也斯言是矣又云方其時帝使誅之則已斯言非矣王者至尊無畏忌生殺在其口禍福及乎人故易旅卦曰君子以明慎用刑周官司寇察獄至於五聽三訊罪惡著形方刑於市使萬人知罪而與衆棄之天生烝民樹之以君而司牧之當以至公爲心至平爲治不以喜賞不以怒罰此先哲王垂範立言重慎之丁寧也猶懼暴君

虐后倉卒致怒殺戮過差及於非辜縱釋之一時權對  
之詞且以解驚蹕之忿在孟堅將傳不朽固合刊之爲  
後王法以孝文之寬仁釋之之公正猶發斯言陳於斯  
主或因之淫刑濫罰引釋之之言爲據貽萬姓有崩角  
之憂俾天下懷思亂之志孫皓隋煬旋即覆亡畧舉一  
二寧唯害人者矣嗚呼載筆之士可不深戒之哉○後  
漢光武爲蕭王時在河北祭遵爲軍市令帝舍中兒犯  
法格殺之帝怒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之整  
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也帝乃賞之以爲刺姦將軍  
乃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

公等其餘重刑慎法執正御人類如是○光武建武中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家奴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以奴驂乘宣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於帝帝怒召宣欲箠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爲治天下乎臣請得自殺卽以頸擊楹流血被面帝令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不從帝强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强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時爲吏者趨於法矣○明帝時奉車都尉竇固出

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

奏彭專擅請誅之帝問郭躬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謂督

大將彭無斧鉞何得殺人躬曰一統於督謂在部曲也前漢

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五部部有曲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

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爲斧鉞有衣之戟曰棨帝從躬議

又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報論也重死刑

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

罪當腰斬帝問郭躬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

事爲誤者其文則輕當罰金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

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如砥貢賦君子不

逆詐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遷躬廷尉  
○章帝時侍御史寒朗與三府掾共按楚獄顏忠王平  
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  
建等四人四人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時帝怒甚吏恐諸  
所連及一切陷之無敢以情恕者朗試以建等物色問  
忠平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罪爲  
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四侯無事何不  
早奏而久繫至今邪朗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  
未敢時奏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  
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誠冀陛下

一覺悟爾臣見拷囚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  
嫉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拷一連十拷十連  
百又陛下問公卿得失皆言舊制大罪禍九族大恩裁  
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仰屋竊歎知其多冤臣今  
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朗出後二日車駕幸洛陽獄  
錄囚徒理出者千餘人○隋文帝開皇中大理掌囚來  
曠上封事言大理官司恩寬帝以曠爲忠直遣每朝於  
五品行中參見曠又告少卿趙綽濫免囚徒帝使信臣  
推驗初無阿曲帝又怒曠命斬之綽固爭以爲曠不合  
死帝乃拂衣入閤綽又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

及奏聞帝命引入閤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不能馭掌囚使曠觸挂大刑死罪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死罪二也臣本無他事而謬言求入死罪三也帝解顏會獻皇后在坐命賜綽二金杯酒飲訖并以杯賜之曠因免死配徙廣州○大唐貞觀初太宗務止姦吏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饋絹一疋上怒將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此人受賄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卽行極法是爲陷之人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上納其言謂百僚曰矩廷折不肯面從天下何憂不治其年溫州司戶參軍柳雄於隋資妄加階

級人有言之者上令其自首不首與爾死罪雄固言是真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爲將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公法止合徒上曰我已與斷當與死罪胄曰陛下旣付臣法司罪不至死不可酷濫上作色遣殺胄言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仍謂之曰胄但能爲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也七年貝州縣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畫一之理臣守職憲司不敢奉制九月八日吏部尚書權檢校左武衛大將軍長孫無忌

通鑑卷一百一  
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右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合罪死無忌誤帶刀入徒二年罰銅二十斤大理卿戴胄駁之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爲誤耳臣子之於君父不得稱誤准律云供御湯藥食飲舟船誤不如法者皆死若錄功捨過非憲司所決若當罪據法罰銅未爲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法也何得以無忌一人國戚便欲阿之更令重議德彝執議如初胄又駁之曰校尉緣無忌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過誤則其情一也而死生頓殊敢以請乃免校尉死刑其年九月盛開選舉或有僞爲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

詐僞事洩大理少卿戴胄斷流上曰朕下勅不首者死  
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擬賣獄乎胄曰陛下旣  
付所司臣不虧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  
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發耳  
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旣知不可而寘之於流此  
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若順忿違信臣竊爲陛下惜之上  
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十一年五月內上問  
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  
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  
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所以

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其言由是  
失入者各依律文十八年九月茂州童子張仲文忽自  
稱天子口署其流輩數人爲官司大理以爲指斥乘輿  
雖會赦猶斬太常卿攝刑部尚書韋挺奏仲文所犯止  
當妖言今旣會赦准法免死上怒挺曰去十五年懷州  
人吳法至浪入先置鈎陳口稱天子大理刑部皆言指  
斥乘輿羣斷處斬今仲文稱妖同罪異罰卿作福於下  
而歸虐於上邪挺拜謝趨退出自是憲司不敢以聞數  
日刑部尚書張亮復奏仲文請依前以妖言論上謂亮  
曰日者韋挺不識刑典以重爲輕朕時怪其所執不爲

處斷卿今日復爲執奏不過欲自取剛正之名耳曲法  
要名朕所不尚亮默然就列上因之曰爾無恨色而我  
無猜心夫人君含容屈在於我可申君所請屈我所見  
其仲文宜處於妖言○上元三年九月左武衛大將軍  
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並爲斫昭陵柏大理奏  
遂欲破其產除名上特令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執奏稱  
不當死上引入謂曰善才斫陵上柏是我不孝必須殺  
之仁傑又執奏上作色令退仁傑進曰臣聞逆龍鱗忤  
人主自古以爲難臣愚以爲不難居桀紂時則難堯舜  
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帝時有

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爭罪止棄市魏文帝將徙冀州  
士家十萬戶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  
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言瞋目之後羞見  
釋之辛毗於地下也陛下作法懸之象魏徒流死罪具  
有差等豈有犯非極刑卽令賜死法旣無恒則萬姓何  
所措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爲始古人云假使  
益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栢  
殺一將軍千載之下謂陛下爲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  
詔殺善才陷陛下於不道上意乃解謂仁傑曰旣能爲  
善才正我豈不能爲我正天下也○武太后時徐弘敏